





中国历史故事

(五十一)

陈摇娇摇主编



目摇摇录

成欢之战·····	员
平壤保卫战·····	远
船桥里之战·····	怨
血战牡丹台·····	园
清军退守九连城·····	猿
《马关条约》·····	缘
摩天岭阻击战·····	怨
金州旅顺之战·····	圆
威海卫防御战·····	猿
保卫刘公岛·····	猿
如此海军竞赛·····	猿
李鸿章屈膝春帆楼·····	圆
洋务破产变法起风雷·····	源
中日《马关条约》·····	源
三国干涉还辽·····	缘
反割让台湾斗争·····	缘
台中保卫战·····	缘
台南之战·····	圆
孙中山和兴中会·····	远
张之洞·····	园
帝后两党之争·····	猿
汰裁冗员的一场搏斗·····	苑
康有为英雄的前半生·····	愿

“公车上书”	愿缘
强学会成立	愿恩
《中俄密约》的签订	愿恩
《时务报》创刊	愿源
光绪的“密诏”	愿恩
百日变法,十日政变	愿恩
创立京师大学堂	愿恩
光绪的心病	愿源
光绪在瀛台	愿缘
康有为堕落“保皇”	愿恩
孙中山初露头角	愿恩
光绪之死	愿源

成欢之战

苑月 圆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战的同一天，日本陆军混成旅团，在旅团长大岛义昌的率领下，由汉城龙山出发，进攻驻守牙山的清军。

牙山属忠清道，其东北有二山，状若牙形，故名牙山。牙山三面背山，一面临水。远月初，叶志超、聂士成率部进驻牙山后，大批日军入朝，蓄意挑起事端，战争不可避免。聂士成就作战方针向李鸿章建议：将驻牙山清军北移仁川，扼海口，由北洋水师派兵舰阻止日军由海上入朝。另派清军在马山埔登陆，从东路渡汉江，进驻汉城。再派清军从义州、平壤南下，南北两路夹击，驱逐日军出朝鲜。李鸿章不同意聂士成的建议，一再要他静守勿动。叶志超、聂士成对李鸿章的不战、不和、不走的做法不赞成。苑月 圆日叶志超、聂士成再电李鸿章，对牙山清军的战守提出了上、中、下三策：“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托名护商，若此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倭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倭，绝望于我，且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如此拖下去，实为下策。李鸿章认为现正乞求各国调处，上策不可行；请求朝廷撤回驻朝军队，光绪帝又不允，中策也不能行，便电令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

毋致延误。”实际上要牙山清军按下策办。

苑月 员远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与军机大臣会议，确定对日本采取一面备战，一面和商的方针，分南北两路派兵增援朝鲜。北路由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升阿四支清军一万余人进扎平壤。南路派仁字营、武毅军、天津练军等二千五百余人，由海路支援牙山清军。缘日，高升号在丰岛海面被日舰击沉，船上清军大部死难，到达牙山的清军只有江自康所率仁字营及武毅军马步一千五百余人，与原驻牙山的部队会合后，清军的总兵力共计四千余人。

苑月 圆日，叶志超接到驻汉城的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唐绍仪的密信，得知日本已于 圆日 日向朝鲜政府提出驱逐中国军队出朝鲜的要求，圆日，又接到李鸿章来电，告知“和议决裂，速备战守”。

当天，聂士成决定调整部署，对叶志超说：“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叶志超从之。聂士成于猿月 圆日率六营移驻成欢，叶志超率部一千余人进占公州，留下一个营驻守牙山。

成欢位于朝鲜忠清道，北距汉城七十公里，西南距牙山二十公里，中连纵横二条驿道：一条是汉城至天安、全州的南北大道，一条是稷山通牙山的东西驿道。成欢东西环山，北面五公里处有安城川河，向西流入牙山湾。河上有安城渡桥，南北两岸皆水网沼泽地。桥南有小村庄佳龙里，控安城渡口。成欢地势险要，便于扼守。

聂士成到成欢后，立即督率清军构筑工事。兵力部署分为左、右两翼。左翼阵地在成欢西北大约二公里的牛歇里高

地一线，由江自康率仁字营扼守，配以武毅军老前营炮兵，控制汉城至全州的大道，阻遏日军由成欢趋牙山之通道。右翼以成欢东南月峰山为依托，沿山修筑工事，控制成欢东北方向谷地，由古北口练军马队及武毅军老前营一部扼守。成欢北面的丘陵地由正定练军中营及武毅军老前营一部扼守。成欢以南由古北口练军右营和武毅军中副营驻扎。从清军部署看，重视了对汉城日军南犯的主要方向南北大道的防御，忽视了对成欢东西两面山谷地的警戒，给日军留下了迂回攻击的间隙。

苑月 愿日，聂士成探得日军将于夜间来袭，即令帮带冯义和率三百人埋伏在河旁丛林间，乘敌半渡时出击。令哨官徐照德率百人伏于山侧，派人在山顶瞭望，何方有警，即悬灯为号。令帮带聂鹏程领兵四哨伏大道西沟畔，营弁魏家训领五百人为接应。派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周宪章等人率数十人埋伏于佳龙里民房附近，伏击日军。由汉城南下的日军，于 愿日 愿时半到达距成欢数里的素沙场，大岛旅团长窥探成欢地形和清军防御阵地后，决定在当天用五个中队的兵力，对清军左翼主阵地实行佯攻，以牵制清军，而以旅团主力十个中队，迂回月峰山，攻击清军右翼阵地，得手后，于 愿日拂晓向清军发起总攻。

是夜，宿云蔽天，四顾冥晦，咫尺莫辨。午夜日军向成欢运动，道路崎岖，行军艰难，日军主力在凌晨 缘时才到达成欢东北方约四公里的都监里。担任佯攻的左翼部队于午夜 猿时许到达佳龙里附近，遭到埋伏在这里的清军的突然狙击。瞬间，子弹雨点般地从夹路两旁人家中猛烈射出，日军步兵第二十联队中队长大尉松崎直臣被击毙，士兵死伤多

人。日军突遭伏击，不知虚实，仓惶败退，桥小人众，拥挤坠水，溺死甚众。日军右翼队司令官武田中佐急令部队从右迂回，支援受挫日军，但因聂士成堵塞河流，使成欢至安城川一带河水泛滥，前进困难。步兵中尉时山龚造率领的三个分队陷入沼泽，水深没颈，挣扎不得出，愈陷愈深，时山龚造等二十九人全部溺死于泽中。不久，日军迂回至佳龙里，清军兵少。又无后援，于光炘等率数十清军以寡抵众，坚持抵抗达一小时之久。于光炘、周宪章壮烈牺牲。余众退去，缘时许，日军攻占佳龙里，立即向清军左翼牛歇里阵地逼进。远时许，双方步兵在牛歇里阵地前方银杏亭高地展开激战。与此同时，日军主力从都监里攻击清军月峰山阵地，清军顽强不屈，猛烈还击，战斗异常炽烈，枪炮轰鸣，天地震动。当时聂士成正在牛歇里阵地指挥作战，立即组织武毅军老前营数百人增援月峰山清军。日军倾全部炮火阻击，聂士成亲自指挥增援部队奋勇还击，击伤日军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桥本昌世少佐，毙伤日军多人。苑时许，清军月峰山的堡垒被日军攻陷，牛歇里阵地上的两个堡垒也相继失守，清军伤亡很大，被日军压缩在成欢驿道。聂士成见战事已不可为，率众溃围而出，出成欢，奔天安，会合叶志超部，沿朝鲜东海岸北撤，历时一个月，行程千里，于愿月 圆日抵达平壤。

丰岛海战和成欢之战，表明日本政府已经下决心发动战争，清政府只有应战，别无他途。苑月 獭日，清廷下谕撤回驻日使馆和领事署的一切人员。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指出日本政府首先开衅，“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令其回

国。愿月 员日，光绪帝下诏对日宣战。同一天，日本明治天皇也下诏对中国宣战，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正式爆发。

甲午战争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的亲自领导下，大本营早就制订出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它的战略目标是：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和清军主力决战，打败清军，攻占北京。大本营为达到上述目的，关键是加强海军作战，作战计划是：派第五师团进占朝鲜，钳制并击败在朝清军；海军要击败北洋舰队，夺取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根据海战结果，大本营拟定了三种方案：第一，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第二，如海上决战不分胜负，就用陆军主力侵占整个朝鲜。第三，如果海上决战失败，清海军控制了制海权，则尽力援助在朝日军，把陆军主力留守日本本土，以防清军反攻。但实际执行中，大本营考虑到与北洋舰队主力决战的时间难以预料，在年内能否实现直隶平原决战没有把握，当时日本的海运能力很低，五百吨以上的运输船只有五十只，要运送四个师团在渤海湾登陆，至少七十五天，而渤海湾北岸每年有三四个月的封冻期，即使海面不冻也因冬季寒冷，风大浪高，人马有冻毙危险，军队登陆十分困难。于是大本营对“作战大方针”做了修改，增派陆军入朝，把清军从朝鲜驱逐出去，将原来日军在朝鲜的牵制作战改为攻势作战。

在清军方面，对于这场战争实无计划可言，被动应付。宣战前竭力主和，推行“避战自保”的政策；对于全国舆论和清军中爱国官兵的抗战主张置之不理。宣战后，为形势

所迫，临渴掘井，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根据这一方针，清军准备先集结部分陆军于朝鲜平壤，驱逐在朝日军；海军则以北洋舰队扼守渤海湾口，策应在朝清军，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

从中日双方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日本对战争采取有计划有准备的主动进攻；清军采取守势，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从清廷的作战方针，就大体上看出中日双方的胜负命运了。

平壤保卫战

日本大本营确定了驱逐清军出朝鲜的冬季作战方案后，立即向朝鲜大举增兵。苑月 獯日，大本营训令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第五师团余部赴朝。愿月 员源日，大本营又命令第三师团的一半兵力组成第五混成旅团，进驻朝鲜，协助第五师团作战。怨月 员日，又下令把混成第五旅团与第五师团组成一个军，共约一万五千人，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日本政府决定把大本营由东京迁往广岛。员缘日，睦仁天皇到达广岛，亲自指挥战争。

怨月 圆日，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等议定，采取分进

合击，兵分四路，进攻平壤。其部署是：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混成第九旅团步骑约五千，携炮二十门，自汉城出发，沿大道从东南进攻平壤；由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率第五师团本部步骑约五千，携炮十二门继后，渡大同江，从西南进攻平壤；由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率步骑二千，携炮六门，自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江东渡大同江、从东北进攻平壤；由陆军大佐佐藤正率步兵第十八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约步骑三千，携炮十二门（又称元山支队），自朝鲜东北的元山登陆，经文川、阳德、成川、顺安，从北面绕攻平壤。怨月 员圆日，混成第九旅团到达大同江南岸诱战，牵制清军，元山支队到达顺安，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与朔宁支队会合，从北面加入对平壤的攻击。朔宁支队于 员猿日，由麦田店渡大同江， 员源日至大地境洞，由平壤东北方向发动进攻。第五师团本队自黄州西十二浦，渡大同江，出江西，进攻平壤西南。各部于 怨月 员缘日前完成对平壤的包围。 员缘日凌晨发起总攻，准备一举攻破平壤，将清军驱逐出朝鲜。

清军是在中日两国宣战后，陆续到达平壤的。清军进驻平壤，准备与驻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部相呼应，南北配合，夹击驻汉城一带的日军大岛混成旅团。苑月 圆恩日，成欢败后，叶志超部北退，夹击汉城日军的计划无法实现。遂按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方针，暂扎平壤，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再图前进。尽管光绪帝多次发上谕，催促李鸿章饬令各军“相机进取”，“直接汉城”，但李鸿章“坦然不以为意”，“总以兵力不敷为言”，拒不受命。愿月 圆圆日，叶志超率牙山败军抵达平壤，矫言沿途累败日军，

李鸿章据以入奏，清廷不辨真伪，传令嘉奖，犒赏官兵白银二万两。缘日，又命叶志超总统平壤诸军。逃兵受赏，败将升官，消息传出，全军皆惊。

怨月缘日，叶志超与诸将议定，以一部兵力监视元山方向之敌，以主力南下迎击自黄州北进之日军。部队按计划出发，叶志超得到日军已抵成川的消息，顾虑平壤后路被切断，乃改变决心，急忙将部队调回，防守平壤。

平壤为朝鲜平安道首府，是朝鲜的旧都。北通义州，南达汉城，东临元山，西南扼大同江口，是朝鲜北部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平壤城面江枕山，形势险要，城垣高大坚实，高达十米，基厚七米，南北绵亘十余里。城有六门：南曰朱雀门、北曰玄武门、东曰长庆门、西南曰静海门、西北曰七星门、东南曰大同门。玄武门跨牡丹台修筑，牡丹台紧逼城墙，是守卫平壤的命脉所在。

保卫平壤的清军共有五支：盛军卫汝贵部十五营，六千三百人；毅军马玉崑部六营，三千人；奉军左宝贵部八营，三千五百人；奉天、吉林练军丰升阿部六营，约二千五百人；芦榆防军叶志超、聂士成余部，约三千人。总计马、步、炮兵约一万八千三百余人，野炮四门，山炮二十八门，速射炮六门，并贮存了足够全军食用一月的军粮。

清军依城划分了各军防区，立即赶修工事，择险分屯。城北牡丹台筑堡垒一处，牡丹台外侧沿丘陵高地自东北向西北修堡垒四处，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奉天练军盛字营及江自康仁字营防守，山左宝贵指挥；城南外廓筑堡垒及兵营十五处，其南端由大同江北岸修筑长达二千米胸墙一道，墙下布雷，为南面第一道防线，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

玉崑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归卫汝贵指挥；城东南大同江上搭浮桥一座，在江南岸构筑堡垒五处，由马玉崑所部毅军及卫汝贵所部盛军一部防守，由马玉崑指挥；内城至城西七星门一线，由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驻守。

怨月 朔日，日军混成等九旅团抵达大同江左岸，开始与毅军开枪遥击。同日，朔宁支队也到达大同江，正拟由麦田店渡江时，与前来探敌的奉军三营八百人相遇，奉军列阵以拒，枪炮互击。叶志超以前路吃紧，急调三个营奉军回平壤，日军遂得以渡江，从北面包围了平壤。 朔日，元山支队占领顺安，切断清军归路。 朔日，元山支队进占平壤背面坎北山，抢占制高点，并与朔宁支队会合。左宝贵派军攻夺未克，退军入城。至此，日军对平壤完成合围。怨月 朔日，日军对平壤发起总攻，激烈的战斗在三个方向同时展开。

船桥里之战

船桥里位于大同江南岸，有横架在大同江口上的舟桥与平壤相连接。清军到达平壤后，在这里构筑堡垒，成为盛军和毅军抗击大岛混战旅团的前沿阵地。

朔日凌晨 寅时，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兵分三路向大同江东南岸坚守堡垒的清军发起进攻，扼守在这里的马玉崑部毅军奋力抵抗。大同江北岸的清军用大炮隔江遥击，极为猛烈。“敌人似亦早有准备，激烈迎战，不遗余力，硝烟蔽天，炮声震地”。清军“频频发射之连发枪子弹掠过树枝头，恰如疾风扫落叶一般”。日军暴露在垒前开阔地上，伤

亡颇重，中队长林久实大尉被击毙。日军督队司令官西岛助义中佐下令宁死勿退，驱赶士兵，拚死冲击，大道两侧的堡垒被日军攻陷。守卫在大同江渡口桥头堡及江北各垒的清军，互相配合，夹击日军，日军死伤甚多。清军又从桥头堡中冲杀而出，向日军发起反冲锋，两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和激烈的炮战。战至 苑时，卫汝贵所部盛军前来增援，士气大振，火力更猛，而日军自午夜出发，未进早餐，饮水全无，士兵饥疲不堪，各队弹药亦将用尽，午后 员时，大岛义昌下令退却。日军伤亡惨重，混成第九旅团，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大队长永电龟少佐等均被击伤，清军取得了胜利。

血战牡丹台

进攻平壤之牡丹台、玄武门一线的日军是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共七千余人，是日军的主攻方向，也是平壤保卫战最激烈的战场。凌晨 源时许，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分别向牡丹台外侧清军的四座堡垒发起攻击。经过炮火准备之后，步兵开始冲锋。守卫在堡垒中的清军依托工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远时许，“枪炮声最为炽盛，硝烟与朝雾相混，几乎咫尺莫辨”。左宝贵“自城上指挥，我军力御之，倭人死伤无数，仍猛进。”元山支队集中炮火向牡丹台外西北方最外一垒猛轰，堡垒被毁，守垒清军被迫于 远时 缘分退走。不久，第二垒也在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失守。苑时 员缘分，元山支队占领了牡丹台西北外侧的二个堡垒后，直趋牡丹台下。

在元山支队攻击清军堡垒的同时，朔宁支队也向牡丹台外东北二堡垒发起攻击。日军在高地上排列六门山炮，向堡垒进行猛烈轰击。同时派出二个中队的兵力，在旅团副官桂太郎大尉指挥下，向最外侧的第四垒发起猛攻。清军凭垒据守，猛烈还击，击伤敌指挥官桂太郎及两个中队长，日军士兵伤亡二十余人。日军在炮火支援下，连续发起冲锋，战至苑时半，清军不支，放弃堡垒。这时牡丹台外只剩下了东北方的第三垒，日军集中全部炮火，支援由富田少佐率领的步兵进攻第三垒。清军孤立无援，战斗到愿时撤出堡垒。牡丹台外侧清军的四个堡垒全部失守，日军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合兵一处，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抄牡丹台，合击守军。

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垒壁高五丈，炮座完备，隐蔽坚固，牡丹台失守，平壤难保，日军早已注目于此，企图一举夺占。日军集中两个支队的炮火，用排炮轰击牡丹台守军，掩护步兵进攻。坚守牡丹台的部队是清军精锐左宝贵部的奉军，装备有克虏伯炮、格林速射炮和毛瑟连发枪。清军在左宝贵的指挥下，凭险据守，用速射炮火力杀伤进攻的敌兵，日军伤亡惨重。日军炮兵专向牡丹台垒排轰，牡丹台外的堡垒和胸墙被毁，速射炮被击坏，清军伤亡甚众，日军乘势发起冲锋，蚁附而上，占领了牡丹台。这时，正在玄武门外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毫无惧色，视死如归，穿上御赐黄马褂，登陴督战，往来指挥。营官杨某见城上危险，挽宝贵下城，宝贵击以掌，“手发榴弹巨炮三十六弹”，轰击敌军。部下感奋，拚死抗御，正酣战间，忽一弹飞来，弹片贯宝贵肋下，血染征衣，裹创再战，又被子弹击中左胸而牺牲。左宝贵是甲午战争清军高级将领中血战沙

场、壮烈殉国的第一人。

左宝贵，字冠亭，回族，山东费县人，行伍出身，积功至总兵。平时“治军严肃，重文士，爱材勇，有奇技异能者，辄罗之麾下，功不吝赏，罚不私刑，士兵为用。”甲午战事起，他奉命进军平壤，坚决主张抵抗。日军总攻平壤的前夜，叶志超召集众将商讨弃城北退之计。诸将依违参半，左宝贵力排众议，慷慨陈词：“朝廷养兵岁糜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成败利钝，暂不必计”，并派亲兵监视准备弃防逃跑的叶志超，最后，战死疆场，埋骨异国。

日军占领牡丹台后，兵分两路：一路向牡丹台西南方向的七星门进犯，一路向玄武门攻击。防守玄武门的清军用泥土堵塞城门，据城坚守，日军三次冲锋，均被击退。日军用火炮轰击玄武门城楼，将整个城楼轰塌，并派出一支敢死队潜奔城下，顺绳梯犹猱升而上，夺占玄武门。进攻七星门的元山支队，在占领箕子陵时，遭到清军交叉火力的射击，伤亡较大，便据守箕子陵，与清军对峙。

进攻平壤西南的日军为野津道贯率领的第五师团本队，于清晨 苑时许，方到达平壤西南之山川洞附近，列炮轰击清军。清军派出马队反出，遭日军伏击，二百数十骑全部牺牲。怨时后，清军组织反击，被日军击退。日军反攻清军阵地，清军奋勇固守，日军反攻也未得手。

平壤之役，是中日两国陆军的首次大兵团作战。参战清军约一万八千人，日军约一万六千人。清军多系北洋精锐，士兵使用的武器大都是毛瑟枪、哈乞开司枪和黎意枪，还有相当一部分部队使用连发枪（又称快枪）。部队配有克虏伯钢炮，装备要比日军的好。然而清军在一昼夜间丢失平壤，损兵折将，惨遭失败，教训深刻。战役指挥员叶志超应负重责。他庸劣无能，既无军事指挥才能，又无保卫平壤的决心，对平壤战守漫无布置。在危急时刻极力宣扬“平壤城卑而粮少，又难转运，万守不住”。怨月 癸日，他向清政府慌报仅存军粮数日，又说自己“心力交瘁，病又日重，饮食也不有进”，电盛宣怀转恳李鸿章准他开缺回津就医调养。怨月 癸日，日军隔大同江向平壤打炮，叶志超张惶失措，召集众将，要弃城逃走。以叶志超这等人独任一面的前敌总指挥，焉能不败？正所谓败军之将，不可言战也。平壤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城内储粮足够一月食用，武器弹药也不缺乏，而日军长途跋涉，部队饥疲，病者甚多，补给线长，转运困难，粮食弹药供应不足，若清军固守，日军几日连攻不克，势必退去。即使不退，铭军十五营，依克唐阿九营，也已过鸭绿江来援，不日即可到达平壤。届时内外夹击，也能打败日军。可以说，平壤之役，非败于战，而败于逃。

另外李鸿章在作战指导上的错误是平壤战役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愿月初，清军抵达平壤时，日军除大岛混成旅团外，其余部队正在赴朝途中，兵力甚单。清军如抓住战机，迅速南下，能够打败大岛旅团。可是李鸿章却提出“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